

# 乡村炊烟

□ 李汉荣

一  
有时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时是在采猪草的山上,有时是在玩耍的河滩上,远远地,我们看见,村里的炊烟陆续飘起来了。

那时,我们贪玩,也贪吃,炊烟撩拨起我们对饭食的向往,看见炊烟,就好像看见饭菜了。炊烟是村庄的手势,是母亲的手势,是生活的呼吸,我们喜欢看炊烟。  
看炊烟,距离远一些好看。在远处看,尤其有意思。我们经常在山梁上远远地看。

二  
那是杨自明叔叔家的,那炊烟一出来就比别人家的高出好多。自明叔叔是远近有名的大个子,一米九,有人说两米。我有一次悄悄站在他的旁边,才挨着他的衣襟,还不到他的裤腰。自明叔叔摸摸我的头,慈祥地说,好好长,将来也是大个子。他的几个儿女都高,所以他们家的房门高,灶也盘得高,这样免得进门碰头,做饭弯腰;灶台高,烟囱也就高,不然烟抽不上去。每当村里炊烟升起,我们一眼看见的准是他家的。我们就喊:高个子炊烟,高个子家快开饭了。那炊烟似乎也知道自己个子高,不能落后,在众多炊烟里它飘得最快最远,其他的炊烟都落在后面。自明叔叔家成分高,是地主,经常受欺负,事事都落在人后,他们家的炊烟总算在无人天空跑在了前面。我暗暗为自明叔叔高兴,感慨天空的善良温厚。

那一定是成娃家的,成娃妈性子急,眼睛也不好,她做饭时爱用火棍在灶膛里捣腾,火势就气冲冲的,炊烟受了感染,也就不耐烦地

往上蹿,也气冲冲的,时不时还冒点黑烟,好像在发脾气。成娃的爸爸老是埋怨饭不可口,经常和成娃妈吵架,当然也因别的事情,有时候还动手。成娃妈性子虽然急,却是个软弱的人,生活中总是逆来顺受,连大声说话都很少。我们真想把成娃的爸爸叫到山上,让他看看,成娃妈心里憋了多大的冤屈,正在对老天爷说呢。

那该是寡妇杨婶家的,慢腾腾,病怏怏的。人在地上没个依靠,走不稳,炊烟在天上也是这样,无根无趣地晃悠悠。她的炊烟起得晚,收得早,细细歪歪地升了一阵子就停了。我们知道,她又潦草地吃了一顿饭,潦草地过完了一天的生活。后来,她不到50岁就去世了,潦草地过完了一生。

喜娃看见他家的炊烟了,今天肯定是他妈妈做饭。他爸爸做饭总是不耐烦,说蹲在灶神爷胳膊窝里急人,就不停地向灶膛塞柴火,还用吹火筒吹火。他不耐烦,火也不耐烦,几下子饭就焦了,喜娃没少吃他爸做的夹生饭。几次看见他家屋顶上急慌慌的炊烟,喜娃就皱眉,糟了,又要吃夹生饭了。喜娃肯定今天是他妈妈做饭,他说,妈现在正在灶膛里慢慢添柴火哩;你看,那炊烟慢悠悠的,像妈说话一样,斯文地一字一字地说,说到要紧处,还停顿一下,然后继续慢慢说下去;看见那炊烟了么,也停顿了一下,显然有要紧事要做,是要蒸饭了,妈说文火做的饭香,好吃……你们看,那就是文火,冒的烟是文烟。喜娃妈是过去秀才家的女儿,读过古书,会背不少诗文,虽然日子紧,但还是讲究。我们就笑着说,这炊烟也有文化,也会咬文嚼字,在和老天爷商

量学问呢。  
我看见我家的炊烟了,我们家在村边,离河不远。起风的时候,我家的炊烟在屋顶上转几个弯,迟疑一会儿,就出了村,飘过原野,随着风过了河,与对岸孙家湾的炊烟汇合。我就想,我们家烧的柴经常是父亲在孙家湾附近的山上割回来的,柴也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自己的同伴,它变成烟也要回去,与同伴们再见一次面。有时,我家的炊烟刚飘到河心,风改了方向,顺风吹下去,炊烟也顺风飘下去,就看见孙家湾的大部分炊烟也顺河追下去,与我家的炊烟飘在了一起,它们不愿让好伙伴独自出走,要和好伙伴一起走。在无风无雨的晴好天气,我家炊烟就笔直地、静静地升上天空,像一个高个子的人,在屋顶上踮起脚尖向远处眺望。它在眺望什么呢?站在河对岸的山上,你就能看清楚,原来,这个时候,孙家湾的炊烟们也笔直地、静静地,踮起脚尖在眺望哩,在一个合适的高度,它们望见了我家炊烟,我家炊烟也望见了它们,它们静静站立在天上,就像它们曾经是青翠的草木站立在山

上。不过,对于一个小孩子,炊烟的意义首先是一种招呼,是母亲轻轻挥动的白头巾,告诉她的孩子,该回家吃饭了。  
三  
天空湛蓝的时候,炊烟是淡淡的白;天空灰暗的时候,炊烟是淡淡的蓝。淡白和淡蓝,是我小时候对故乡炊烟的印象。  
不那么空也不那么实,不那么高也不那么低,不那么白也不那么蓝,炊烟淡淡的,乡村淡淡的。淡淡的,是平常乡村的色调。



插图:郭红松

清晨,炊烟在微风中斜斜升起,一天的日子就这样伸着懒腰开始了。  
正午,天空安静得像一面无人使用的镜子,炊烟就直直地映上去。

黄昏,鸡鸣狗叫,风也赶来凑热闹,把各家各户的炊烟吹得一片零乱。过一会儿,又悔过了似的,眉头一皱,收拾起满天思绪,一丝一缕,整理出一条白色的栈道,供好奇的孩子们在天上来回奔跑。  
炊烟里飘着稻草的香味,麦秸的香味,松枝的香味,野蒿的香味,芦苇的香味。仔细嗅,还能嗅到妈妈手心里的汗味儿。

四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村庄上空那一道道炊烟,想起我和小伙伴站在山梁上看炊烟的情景。  
烟,一缕缕散了;人,一茬茬走了。我怀念过去的炊烟,怀念那些点燃灶火、扶起炊烟的人们:自明叔、寡妇婶、成娃妈、喜娃妈……  
那天,我回老家。我过了河,来到孙家湾。我走在田埂上,走在树林里,走在山坡上,那是我家炊烟经常要返回的地方,说不定,我脚下的泥土里,就藏着几十年前飘落的细小烟尘。

人,活在世上,也是一缕炊烟,被命运之灶点燃,被岁月之风吹拂,到底在烹调什么,自己也未必清楚,别人看见的,只是那或浓或淡或直或弯的一缕,在屋顶,在天空,轻轻飘过。  
不管怎么说,炊烟升起来了,或者曾经升起过。生命路过的地方,总算都留下了各自的味道。

念着自己编的儿歌跑回家,看见母亲伏着身子,正往灶膛里添柴草,火光着她的白头发。她把身子伏得更低了,她像夕阳下河滩上的芦苇。她不知道,她微不足道的动作,营造了儿子生活中最初的诗意。

炊烟,旷古不息的炊烟,安慰了世世代代游子漂泊的灵魂。他们从一片云、一缕烟,猜测着故乡

## 人生三味

# 中考前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 王开林

亲爱的伊美:  
有人说:“应试教育是一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考就是横亘在孩子面前的第一道雄关。”听上去,这句话有些惊悚意味,有些夸张,然而它并不离谱。

我知道,你不是逃兵。你的性格外柔内刚,因此我并不担心你未战先怯。我也清楚,在过往的多次“演习”中,你的成绩算不上太出色,然而那又怎样?我绝对不会悲观地认定你将在跨越雄关时丢盔弃甲,一败涂地。

时至今日,我对你蓄势待发的逆袭仍抱有十足的信心。我发现,当你聚精会神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不管是绘画也好,写小说也好,从来就没有过糟糕的表现,只要你像往日绘画、写小说那样专注于各门功课,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爸爸也曾是一位逆袭者,当年,在所有客观条件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爸爸逆疾风而前,逆激流而上,最终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学府北京大学。

没有人是天生的失败者,除非他们丧失了毅然前行的勇气。

没有人会受制于表演的舞台,除非他们甘心做冷眼旁观的看客。

孩子,你未来的人生之路还很漫长,你的命运并不由一次中考决定,但这次考试的确是一道雄关,它将测试你现阶段的学习能力,你也需要这样一次被外界肯定、被自我肯定的机会。

一次凌厉的突破能够促成另一次凌厉的突破,一次完美的超越能够造就另一次完美的超越。这是一种自强不息、不畏挑战的精神。年轻人为什么爱跑酷,爱探险,爱蹦极?因为他们有豪情和勇气。有了豪情与勇气,便能披荆斩棘,开天辟地。

“人活着何必这么辛苦?”你叹息过,问过。那是因为辛苦能够带来变化,带来进步。正如疾风骤雨可以孕育彩虹,倘若彩虹总是不出现,生活岂不是太过黯淡?是的,人活着难免辛苦,然而倘若心存畏缩,将今日的

辛苦延迟到今后,它就会翻滚成巨大的雪球,给人生以更大的压迫。你喜欢《动物世界》,喜欢小蜜蜂,它们为了酿蜜,不知疲倦地飞往野外,采集花粉。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辛苦?但它们乐在其中,吃苦受累是值得的,付出必有收获。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这句话该怎么理解?与别人较劲,那是浅层次的;与自己较劲,才是深层次的。一生中,你将会遇到许多个这样的“最后时刻”,别轻易放过这一次,这一次是你的破冰之旅!

孩子,你需要一次拼搏的体验。不只是你,任何一位在家庭中长期受到过度爱护的孩子,都需要硬碰硬的拼搏的体验,需要由点到面的淬火加钢。若非如此,你的意志又如何能变得坚强,品质又如何能变得优秀?

雏鹰要飞得更远,它就要飞得更高。“如何才能飞得更高?”雏鹰的回答是:“我要使张开的羽翼变得强劲而又轻盈!”现在,试飞的机会来了。一旦你跨越了中考第一道雄关,穿越了这片“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就会惊奇而又欣喜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专注,这么自信,这么勇敢,可以飞得这么高。

成长需要流泪、流汗,需要费心、费力。现在,你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过了,将来就不会遗憾,不会追悔莫及。

你还记得几年前爸爸给你讲过的那个寓言吗?“任何一个胖子的身体中都隐藏着一个瘦子,它宅在里面,赖在里面,死活不肯露脸。胖子千方百计要逼迫他现出原形,最愚蠢的办法是拼命节食,这势必与之同归于尽;最明智的办法是努力健身,彻底锁定他,‘捉住’他,让他无处躲藏。”

找回那个在你身体中隐匿已久的学习勤奋、意志顽强、爱动脑筋的自己吧,这种找回自己或谓之召回自己的经历弥足珍贵。

孩子,加油!  
爱你的爸爸



天  
油  
晴

# 谷雨香椿味正浓

□ 屈绍龙

又是一年谷雨将至,此时是吃香椿最好的时节,有“雨前香椿嫩如丝”之说,其口感越发酵香爽口。

在我家的旧院子里,生长着许许多多香椿树,它们遍布院子的每一个角落。每年,早在惊蛰时节,我们就盼望着它们发芽,然而在那春寒料峭的日子,香椿树只是在静静地积蓄能量,等待萌发的时机。

一个阳光灿烂清晨,远远地,我在风中嗅到了一丝清香,于是急不可待地跑到树下,踮起脚尖。看见了,一簇簇短短的芽子,正立在每一个枝头的顶端,像是巧手的妇人梳的小辫子,又像园丁精心制作的小麻花。用鼻子一嗅,果真有一股浓香。

日头渐渐升高,香椿树上的一个个小辫子、小麻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精美的鸡毛毽,呈放射状朝着太阳生长。此时,心情急切的妻子总是会提前掰下一些低矮处的香椿,放在温水中一烫,褐红色的叶子立刻变得嫩绿。不一会儿,一盘香喷喷的香椿凉拌豆腐就端上了饭桌——绿在白的衬托下更为鲜绿,白在绿的点缀下更加洁白。商贩的嗅觉最为灵敏,一大早就听到了他们的吆喝,“卖香椿喽!卖香椿喽!”不一会儿,街巷里便弥漫着一股清香,一定是谁家媳妇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这是另一道乡间美味。头茬香椿最为珍贵,它们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力量萌发而出,怎么吃都香嫩可口,回味无穷。

冬夜里,每一次我们家吃面条时,妻子总会取出一些腌好的香椿切成细丝,浇上一点醋和香油,搁在面条上,味道鲜香扑鼻。我并不喜欢吃面条,平常吃上一碗足矣,然而若是加了香椿,总是吃得直不起腰。  
我的生日是农历正月,那时是难以见到香椿的。每到我的生日那天,妻子会按惯例给我煮一大碗长寿面,当然,还有不可缺少配菜——腌香椿。吃着妻子做的长寿面,咀嚼着回味无穷的香椿,我仿佛已经嗅到了春的气息——是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

旧院子里的香椿树,有的高达四五米,有的低矮不过一米多,一次采摘下来,多达十几斤重。妻子总要送给邻居一些,虽然礼轻,但邻居们格外高兴,香

椿不仅让他们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也感受到了邻里间的情谊与温暖。

接下来的日子,香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阳光雨露,如鱼得水,一茬又一茬地生长着,我们也一茬又一茬地吃下来,从春分到清明,到谷雨。夏日将至,妻子将摘下的香椿洗净,晾干,用盐轻轻地揉,揉到盐分与香椿融为一体,然后放在阳光下晾晒,用瓷坛储存好。如此,我们便能吃上一整年的香椿,其香味久不散。

冬夜里,每一次我们家吃面条时,妻子总会取出一些腌好的香椿切成细丝,浇上一点醋和香油,搁在面条上,味道鲜香扑鼻。我并不喜欢吃面条,平常吃上一碗足矣,然而若是加了香椿,总是吃得直不起腰。

我的生日是农历正月,那时是难以见到香椿的。每到我的生日那天,妻子会按惯例给我煮一大碗长寿面,当然,还有不可缺少配菜——腌香椿。吃着妻子做的长寿面,咀嚼着回味无穷的香椿,我仿佛已经嗅到了春的气息——是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

## 覃思

# 他为人

刘绪源是在三九严寒的第二日正午走的。中国儿童文学界集体素白一片。为什么中国儿童文学界同仁对刘绪源如此幸心、怀念?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一个独特的存在”,刘绪源如何独特,怎样存在?

在我看来,刘绪源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他是一位真学家。他真诚地忠实于研究对象本身,然而审美世界只是他的出发地和归属地,在出发和归属的过程中,他不断地一个人上路,在哲学、思想史、文学史、文化人类学、儿童心理学、脑科学等领域不断探索,进行整合并深入思考,由此成为一位“跨界”却又立足于儿童文学研究基点的真学家。刘绪源一向低调做人,在这个“大师”帽子满天飞的学术江湖时代,他是一位学问远大于名气的真学家。偶有得意时,他也是一副很害羞的样子。从《文汇报》退休后,他更拼了,日常节奏好像一直处于“奔跑”状态。数年里,他的成绩井喷式爆发,连续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今文溯源》《文心雕虎》《儿童文学思辨录》《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他的著述无论长短,初读貌不惊人,细品素养深厚,洞见令人震撼。

徐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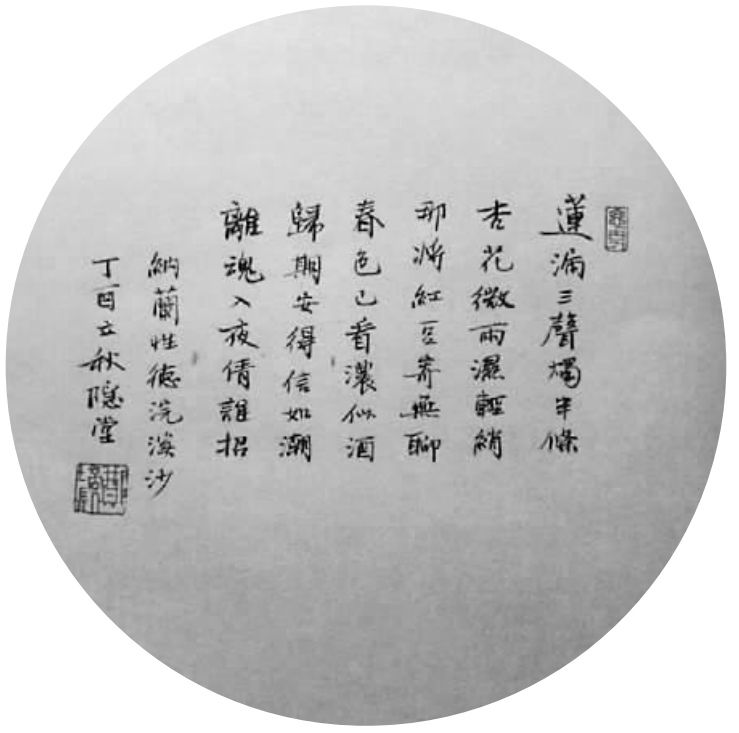
作为一位只读过完整的小学六年,上过两年初中,进修过一年复旦大学哲学班的学术“个体户”,他是通过终生自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真学家的人生目标的。记得在2014年秋季,他受邀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中文系的学生讲授课程,在最后一节课,他几次诵读定庵诗句——“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借此表达他的人生目标。那时,我坐在正对讲台的第一排,能体会到他说话时浓浓的幸福感。

由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受制于现有的学科体制——不过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下的一个方向,加上博士点稀少,学院出身出身的教师队伍十分薄弱,学体散文笔法,则使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即便再深奥,也都很“清浅”、好看。2017年10月由江苏凤凰少儿出版社推出的《美与幼稚(增订版)》,是刘绪源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件珍贵礼物,它不空谈、重体验、讲美感。

刘绪源对儿童文学批评有多少热忱,对思想、对儿童文学理论就有多少深情。他的儿童文学批评的准、真、深,恰恰源自他对理想——由此,他打通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专业壁垒,一路追求真知,一路“跨界”。

如果说儿童文学作家尚可以在主流文坛与图书市场之间获得一种平衡,那么儿童文学研究者和儿童文学评论者则长期处于被主流学术界和商业市场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困境中,精神孤寂和经济清贫是常态。据我所知,刘绪源虽然近年来著作不断问世,可他从未开口谈过稿费,即便有稿费收入,也话语体散文笔法,则使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即便再深奥,也都很“清浅”、好看。2017年10月由江苏凤凰少儿出版社推出的《美与幼稚(增订版)》,是刘绪源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件珍贵礼物,它不空谈、重体验、讲美感。

刘绪源静悄悄地走了,但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留下了用之不尽的精神珍宝。



纳兰性德《浣溪沙》(书法)

□ 郑培凯